

国家 95 规划重点图书

杜守林 / 著

沙盘



北方集团军战勤处长楚向征上校是一个性格刚毅、沉默、嫉恶如仇，甚至有些固执己见的后勤指挥军官。60年代末一场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使他与“沙盘”结下了不解之缘。中校作训处长朴援朝是一个新型的指挥干部，他推崇“电子计算机指挥系统”和“电子沙盘”。一场突如其来的近似现代局部战争的演习，给这两位不同类型的代表创造了表现自我的机会……当北方集团军以惨重的代价获得微小胜利后，带给人们的不是喜悦，而是关于战争与后勤，战争与人民，武器装备与人的素质等问题的思考，最重要、也是作者最想表达的思想是关于战争与和平这一古老而又永恒的主题。

愿全世界的军人在古老的沙盘上种植和平之树！

这是当代中国军人的心声。

作为一部具有阳刚之美和文学品味兼优的作品，因军长的女儿袁小鹤和楚向征的妻子伊歌这两个女人围绕楚向征而演绎的各不相同的爱情故事，又为作品增添了阴柔之美。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沙盘



新登字（京）118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沙盘/杜守林著. —北京: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96. 12
(军旅长篇小说新作丛书)

ISBN 7-5033-0812-5

I. 沙… II. 杜… III. 军事题材-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N. I247.52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白石桥路42号 100081)

北京朝阳区飞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1996年12月第1版 1998年1月北京第2次印刷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0 插页: 1

字数: 230千字 印数: 5,001—10,000

定价: 12.60元 (膜)

我渴望全世界的军人在沙盘上种植和平之树的
那一天。

那一天很遥远。

第 一 章

一股强大的西伯利亚寒流前锋，悄然地穿越界江和大兴安岭山脉呼啸而来，寒流的后尾似乎要匆忙赶到雪城过春节。寒风将雪城车站站台上的雪尘横扫得满目迷濛。8头雄狮冰雕像卷毛狗般蹲在站台上，风把煤灰吹进它们的肉里，使它们通身呈黑白色，像长满老年斑。风吹到它们身上的塑料袋、废报纸发出“呜呜”的鸣叫。冰雕后面的

军乐队正在演奏《说句心里话》，曲子在寒风中有点变调。

载着北方集团军最后一批复员兵的列车就要启动。站台上，有几位穿着鲜艳的姑娘在往车厢上递冻梨、冻柿子、冰糖葫芦和有名的雪城红肠什么的，她们大声地和车上的复员兵对话。这些姑娘可能是复员兵们服役期间在驻地附近偷偷交的朋友。前来送行的军人们大都身着“四皮”（皮大衣、皮军帽、皮手套、毛皮鞋）放下帽耳，只有集团军军长鲁鄂穿着单薄，卷着帽耳。他微笑着朝挂满霜雪的车窗挥着手。车窗上，有许多嘴在努力地呵气，然后就有瞄准样的眼睛在呵气制造的短暂的透明处，凝视站台上的将校尉们。

一个车窗“吱吱嘎嘎”打开，先露出两张年轻的面孔，又伸出两只粗糙的手。鲁鄂军长快速摘去白手套，急步向前，举起双手让那两只手握住。这时，鲁鄂军长腰间的BP机突然响了，他的双手用力摇了几下，旋即抽出，集团军政委续伯平又把双手递了上去。

鲁鄂军长摘下BP机，鹅黄色小荧屏上汉字显示：

“有紧急情况，请速回。朴。”

“老续，我先走一步，情况可能不太妙……”鲁鄂军长在续伯平政委背后说。随后心想：“什么紧急情况？又出死人案件了？”

“多出典型经验，少出事故案件。”这是北方集团军近几年心照不宣的年度工作指导思想，这一指导思想已深深铭刻在各级干部，尤其是军政主官的心里。战区几年前就制定了“‘两防’（防事故、防案件）工作达标集团军”的标准：亡人不超过万分之一，案件不超过两起。北方集团军年年达不了标，岁岁挨通报。新年度刚刚起步的10几天里，集团军已

连续发生2起事故，亡2人，还发生了一起接近恶性的案件。

老兵复员期间更是“多事之秋”，集团军机关几乎都下空了，组成14个工作组，深入到连队24小时盯着。

这些年鲁鄂军长和续伯平政委都很困惑：“两防”安全究竟是抓出来的还是靠运气？他们想不明白。从军长到排长都在干“纠察队”的活儿，从集团军政委到连队指导员都成“保卫干事”了，甚至正开着“两防”工作电话会、现场会、经验交流会、研讨会、事故、案件就发生了。

这会儿，续伯平政委也在神经过敏。通信处给他配过BP机，他不要，觉得高级干部腰上放个那玩艺有失体统。他边微笑着和复员兵们握手告别，边在心里分析判断：如果真是出事故、案件了，会是哪个方面，哪个环节呢？他是一位心细如发的政治主官，也是一位事事靠上去抓落实的领导干部。他和军长有矛盾，特别是在用人上少有共同语言，但在抓“两防”上手握得很紧。按分工，防事故是军事主官的责任，防案件才是他的事情，但他认为雪是天上下，不管落到自家还是邻家，都该扫干净，最好是一齐扫，你自扫门前雪是扫不干净的，风一吹邻家的雪就刮过来了。现在，他希望火车快一点开走，自己好回军部。

鲁鄂军长坐在返回军部的车里猜测了一会儿，突然想起斯大林的一句名言，“死一个人，我们会感到十分痛苦，死一万个人，就只是一个统计数字了。”美军战时怕死人，我军平时怕人死。目前集团军有些部队怕训练中死人，手榴弹竟往枯井里投……战争一旦来临怎么办呵！他这样想。

以雪为令。雪城的街道上尽是挥舞锹镐“叮叮咣咣”清除残冰败雪的音响。鲁鄂军长心急，但车速缓慢，车前磨磨

蹭蹭清除冰雪的人群还故意挡道。

“打警报器！”鲁鄂军长怒道。

警报器突然鸣响的时候，一位受惊的漂亮姑娘转过苗条的身体，用小扫帚指着车内的鲁鄂军长，根据口形判断，是一句下流的叱骂！雪城的姑娘普遍长得美丽，但说脏说像心脏跳动一样随便。

集团军作训处处长朴援朝在指挥自动化室“呼”完鲁鄂军长后，就站在窗前焦急地注视着军部大门口。设在门卫的总值班室很热闹，一辆接一辆的高级轿车、豪华中巴鱼贯出入，这几天正是地方慰问驻军的高潮。有零星短促的鞭炮声传来，接着就是一阵凄厉的警报声。“是军长的车。”朴援朝判断。几秒钟后，朴援朝看到那台乳白色桑塔那关闭警报，没有减速驶进军部大门，车尚未停稳，鲁鄂军长已推开了主楼的门。朴援朝疾步去楼梯口迎候。

鲁鄂军长有一步迈两个台阶的习惯。他在2楼与从政治部会议室出来方便的杜牧副军长相遇。杜牧副军长说：“苗副省长带领的春节慰问团在里面，军长你是不是进去陪一下？”鲁鄂军长摆摆手，一步两个台阶地向3楼跃去。他已看到3楼楼梯口站着的朴援朝，确切地讲是首先看到了朴援朝手中的那纸传真电报。这时他才突然顿悟：绝不是发生了事故和案件，发生了事故和案件应由军务和保卫部门报告，和朴援朝有关的一定是与作战相关的军情。

登上3楼的鲁鄂军长没有喘粗气，他接过那纸传真电报，跟着朴援朝走进铺着米黄色地毯的指挥自动化室，连拖鞋也没换。

鲁鄂军长眼睛不好，他取出眼镜戴上。他看到战区通过指挥自动化系统发来的特急传真电报正文仅有 23 个字：

各集团军、省军区：

所有部队即进入三级战备，准备遂行边境反击战役任务。

邵、乔

落款时间是当日 13 时 15 分。“邵”是战区新任司令员，“乔”是战区老政委。

“肯定是战区新任司令员通过战争的手段来熟悉全战区部队。”朴援朝低声说。他内心里的另一个判断却是：新任司令员要选拔战区参谋长。现任参谋长再有几天——大年初三，就满 63 周岁。在这个位置上，包括在军、师职位上，通常是谁也不想提前一天退下来，上级也不会让你再多工作 24 小时。哪个部队有进入倒计时的干部，尤其是有进入读秒状态的主官，对这个部队的建设来说，可能就是一场灾难。朴援朝没说出这个判断是因为他认为军长心里会有数。

鲁鄂军长深知战区新任司令员不是俗人。这位上将任过驻外武官、军事学院副院长、华北战区第一副司令员，平职干了 12 年，是一个经得起冷藏的天才将领。元旦前，在北方集团军进行的带有现场会性质的实弹战术演习总结会上，兄弟集团军的代表、总参的首长和战区其他领导都给予高度评价。唯独这位战区新任司令员对这次独特的演习没有多少褒奖之词，而是结合我军现状大讲未来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没有稿子，语言极其精练，而且像那双穿透力极强的目

光一样深邃，记录下来完全是一篇不必改动一个字的高质量军事学术论文。新任司令员最后说，战区将在适当时机组织一次接近实战的，也可以说全新的战役演习……“来得好快！果然与众不同，演习的前奏就弄得跟战争一样。”鲁鄂军长在心里说，又一想，“搞一次师规模的战术演习至少也得准备半年，随机导演战区规模的战役演习，不弄乱套了才怪。”

“向各部队下达三级战备命令。”鲁鄂军长摘去眼镜道。

朴援朝已经先于鲁鄂军长的指示坐在一台微机旁。他常常是在首长指示前预见性地行动。“其它微机暂停操作！”他大声说。

其它微机操作员停止了动作，刚才还是乐队合奏般的指挥自动化室一片寂静。朴援朝静候鲁鄂军长口述命令。

鲁鄂军长换上拖鞋，他一边在地毯上踱步，一边一字一句口述部队进入三级战备的命令。

朴援朝注视着鲁鄂军长的举止，在键盘上盲打。有时鲁鄂军长一句很长的语言，朴援朝的手指却只敲一下键。

几分钟后，朴援朝向踱步到彩色大屏幕后面去了的鲁鄂军长报告：“全部接收到各部队的回执。”

“调各部队在营情况！”鲁鄂军长从彩色大屏幕后面走出来说。

朴援朝的双手弹琴般在键盘上敲击着，那表情完全是在自我欣赏，一副陶醉的模样。

朴援朝从国防大学指挥自动化研究生班毕业后，像幽灵一样缠着鲁鄂军长苦谏，说未来战争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打硅片，电子计算机实际上就是应军事的需要诞生的。目前，几乎所有的现代化武器系统，从战略、战术系统到支援系统，甚

至单个武器，都程度不同地采用了计算机技术。计算机与其它高技术一起使战争形态和手段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他说计算机是人脑细胞的再造和延长，它的记忆功能、判断功能和推理功能可以使指挥员从繁重的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它可以辅助你决策，至少能抵半个司令部。他还喋喋不休颠三倒四地举例：1966年美国海军机器人“科沃”潜入750米深的海底把一枚失落的氢弹打捞上来。70年代末英军“轮桶”机器人服役，用来搜索和排除炸弹和地雷。如果炸弹是在汽车内，“轮桶”会撞破玻璃去抓住它，在弹上系一条缆绳，然后拖到安全地带引爆。刚结束不久的海湾战争中，军用机器人担负了重要和特殊的任务。美军几乎部署了所有的“先锋”和“短毛猎犬”无人驾驶飞行器；英军第7装甲旅装备了4辆带有机器的核生化侦察车……“爱国者”能有效拦截高速飞行的“飞毛腿”，就是得益于计算机……

但是鲁鄂军长并不为朴援朝的苦谏所动。“咱们这支部队没那玩艺，胜仗也一个接一个打……”

海湾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战区进行了一场冬季实兵战役演习，激战阶段北方集团军演丢了一师一旅又两个兵种团。其实这些作战部队距集团军指挥所并不远，甚至高喊一声都能听见，但那堆破旧旧指挥器材就是死活联络不上。当时鲁鄂军长在冰冷的地下指挥所里咬了几下腮肌，一锤定音说了句：“两千万就两千万！”

于是，北方集团军积累了数年的“家底”朝了天，这一大笔全集团军数万官兵生产经营的血汗钱，几乎在一个早晨凝固成“四堆铁”：“微机野战远程无线联网”、“微波战场监视”、“战场情报搜索处理”和“加密超远距离BP机通联”等

四个系统。北方集团军作战指挥自动化随之一跃遥居全军一流。

北方集团军机关那些天天盼着能有一个“小窝”的校尉们，开始咒骂朴援朝（尽管朴援朝兵龄不算短刚晋正团还住一屋一厨）：“你他妈的手痒痒可以在家敲你家小皇帝的‘小霸王’，想战争完全可以塞进去磁盘和外星人对抗。凭什么出骚点子，把列入年度预算盖家属房的钱泡了汤！”

集团军后勤部长冒日昌也总在人后说些凉飕飕的非军语：要饭的手提大哥大，用两千万糊乌纱帽呐……

建成指挥自动化系统的第2年秋天，鲁鄂军长也迫不及待地想在野战条件下检验一下这套系统的功能，北方集团军为此专门组织了一次首长机关带实兵的野外演习。一整套刚刚进入磨合状态的现代化指挥器材，去指挥一些连手中武器装备都难说弄得很明白的作战部队，结果可想而知。集团军后勤部战勤处长楚向征上校当时带有讽刺意味地说：“简直是车老板用鞭子赶‘凯迪拉克’！”

那时，北方集团军军师旅团机关中，除朴援朝等少数人员外，多数人是刚刚学会在微机上用拼音或五笔字型打字。懂军事的不懂软件语言，而参与制作软件的不少同志却不知地形图北在哪里……

当微机荧屏上显示出几个师旅和集团军直属部队的在营情况时，鲁鄂军长的脸部顿起愁云。

这些情况鲁鄂军长和朴援朝应该清楚。但战事突然来临，这些平时司空见惯的现状，还是会猛地让人惊愕万分。

鲁鄂军长在微机上了解高炮旅在营情况的时候，摩步第8师的机要参谋，正拿着一纸集团军通过指挥自动化系统传来的进入三级战备的命令来找师长，机要参谋在门外喊了一声“报告”，发现没动静，接着“当当”地敲了两下门。他知道师长在里面。

彪形东北大汉桑师长把自己反锁在办公室里，不敢开门——隔壁政委的办公室里正等着一帮讨债的人。

前些年，摩步第8师为改造旧营房负债280万。营房新建、翻建经费三七开，标准为七，自补为三，盖不盖由你。人们若曾留心，就不难发现一种怪现象：每逢天降暴雨，老百姓都往屋里跑，而我们的官兵却披着雨衣往外面逃——怕那住过“三国四方”（苏联、日本、中国；苏军、日军、国民党军、解放军）的危破营房塌了盖。暴雨天，连桑师长的办公室里也得放几个脸盆和痰盂接雨水！

谁都知道，我国的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我们的年军费总额却相当于世界军费总量的二百分之一。而作战部队的生产经营正在收缩摊子。不收缩怎么办？难道任凭武装集团演变为武装财团，任凭酒绿灯红把部队官兵一点一点一个地腐蚀掉？

机要参谋忽然明白了什么，悄悄地把那张特急报从桑师长办公室门的底缝塞了进去……

鲁鄂军长拧着眉头，咬着腮肌，低头在指挥自动化室里踱步。他在想：老兵复员后，新兵正集中在教导队练习拔正步，近五分之一的官兵已回家过春节。更要命的是，现在至3月1日开训，部队处于任务转换期，许多部队正利用这段空

档，以驻训的名义离开营区去搞劳务换工。对这些实质上的劳务部队，集团军首长和作训部门是睁只眼闭只眼，战区主管部门反正也不担什么责任，你报的是驻训嘛。尽管谁都清楚，军委已明令不允许作战部队从事人工劳务和经营性生产。

一切的真正理由是：现在是和平期，谁相信明天会有战争？

“给我接炮兵旅旅长！”鲁鄂军长抓起电话说。

鲁鄂军长与炮兵旅旅长通电话的当儿，摩步第8师的电台已将“立即返营，进入三级战备”的命令传到大兴安岭深处。元旦前，摩步第8师侦察连3排就与师直导弹连一同先乘闷罐车后换乘小火车，来到大兴安岭深处一块森林莽莽天寒地冻的地方。他们以野战生存训练的名义为当地林业局清林伐木，挣点劳务费。

他们在野兽趴窝的背风朝阳处搭起班用帐篷。轰跑野兔，清除兽粪，鄂伦春族人用圆木垛起来的木格楞、地窖子成了连队的食堂和伙房。

他们呼喊“顺山倒啦——”和“老木把”们（老木把是东北人对伐木工的称呼）没有什么两样。“嘿哟嘿哟”抬木头的号子犹如中国的伏尔加船夫曲。

漫长的夜里，他们打通铺亲密无间地搂在一块儿，用满是血口子或冻疮的脸温暖着战友的双脚，抵御着具有强大穿透力的“白毛风”和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他们梦里不再喊杀声，由于极度劳累，大家都睡得很沉。连山里人都说这不是人遭的罪，不是人干的活儿，可这些军人却干得相当出色。

在此种环境下，摩步第8师桑师长仍指令连队把单杠架

到这里，一旦大雪封山伐不了木头便操练“大回环”——周围是1.5米厚的积雪，绝对比沙坑还要保险。

他们同时又是乐观的群体——围坐在篝火旁举着牙缸高唱：“……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欢度元旦之夜。他们挥舞着雪团冰块，朝突然从雪窝里惊起的美丽的飞龙发起恶作剧般的集团冲锋。他们举起木杠或板斧三点成一线，向着太阳刚冒红时分在白桦林边吃草的梅花鹿、犴达罕（又称四不像，一种体型很大的鹿）点射、齐射……

连队接到立即返营进入三级战备命令的那一刻，官兵们兴奋地在雪地里跳起军营迪斯科……

炮兵旅旅长刚接了鲁鄂军长冒火星子的电话，心里很不是滋味，这会儿正和后勤部长、装备技术部长徘徊在车场无计可施。

早先装备的84台“奔驰”、“戴高乐”、“黄河”、“红岩”牵引车，有五分之一因缺件趴窝。请示报告年年打，上级也无办法，反正车材费用按标准拨给你们了，自己想办法吧。“黄河”、“红岩”汽车制造厂早已不复存在了，买“奔驰”车件得去德国，而“戴高乐”车件在法兰西。一旦进入一级战备，全旅将有近20门大口径火炮拉不出营门。平时演习训练可以拆了东墙补西墙，战争来了怎么办？

旅长用皮靴踢着几乎与他等高的“戴高乐”牵引车后轮胎。军务科长跑来向他报告说他详细调查统计了，全旅有17个兵私自跑回家过春节去了……”

“给他们家里发电报，或者派人去找，路费让他们掏，告诉这些兵的父母大人，部队就要参战了，不立即回来就直接送去劳教！”旅长又踢了一下“戴高乐”牵引车的后轮胎，“爱告就让他告去！”

“旅长，立即回来的怎么处理？”军务科长问。

“先关禁闭！”

鲁鄂军长与炮兵旅长通完电话，又回到微机旁。他在微机上看到通信团的在营情况，感到基本满意。“打仗靠指挥，指挥靠通信。”他心里想。

实际上，通信团的一些情况他并不了解，如果他了解，肯定又要发火。

驻地位于狩猎场外围的军直通信团，团队的军事、政治、行管以及后勤其它各项业务建设与管理均为集团军乃至战区的先进，惟独因为没有生产地，靠基本伙食费标准达不到总部要求的“食物定量标准”。为了连队生活管理达标，团里背着集团军开展起独特的冬季“业余生产”。

狩猎场依完达山余脉而围，方圆 80 平方公里，地貌起伏较大，地形也较复杂。狩猎场内放养了一些野鸡、野兔、狼、狍、鹿、熊等。通信团的官兵过去常在这一带进行野外训练，对地形熟悉得如同自己堆制的沙盘。

来狩猎场打猎的一般不是外国人就是国内大款。

靠山吃山。通信团的兵们为狩猎人“赶杖”——将猎物往狩猎人枪口下赶。

狩猎人付费为两种价格：空手而回，付“赶杖”的士兵

每人 20 元，“赶杖”通常是 3 至 5 人；打着猎物，如是狼以上的野物，每只（头）加 100 元，如是野鸡、野兔等小野物，每只加 10 元。

“赶杖”的兵们每次执行“任务”，都身背报话机或肩扛线拐子，团里反复交待，一旦被上级或兄弟部队的同志们发觉，说是在搞野外训练。

今天清晨，天奇冷，飘着清雪。狩猎场来了一群外国狩猎人。翻译兼导游的中国小姐举着一杆太阳旗。

通信团派出有线连一个班（老兵复员后全班仅有 4 个兵）为日本狩猎人“赶杖”。

4 个兵肩扛线拐子，兵分两路趟雪进入深山，忠诚地服务。日本狩猎人持枪隐蔽在谷地两侧“守株待兔”。

中午时分，一头高大的犴达罕倒在一位留小胡子的日本猎手的枪下。

4 个兵看到，日本狩猎人残忍地用匕首将长着巨角的犴达罕的头颅割下，他们知道，犴达罕的头颅不久后将悬挂在日本国的一家别墅雪白的墙壁上。他们看到，日本狩猎人在雪地上燃起篝火烤着犴肉，不时向他们这边招着手，咿哩哇啦喊叫着。

疲惫的四个兵谁也没有走过去品尝鲜美的野味，而是啃着冻馒头，就着咸萝卜条，间或吞一把雪止渴。

寒风把诱人的野味香气一阵一阵送过来。

“我一看到太阳旗就不舒服。”上士班长说，“我爷爷就是让日本鬼子打死的。”

那群高大的犴达罕是上士班长率先发现的，其余几头侥幸逃脱了枪口。